

九鍼式

鑱 鍼



員 鍼



鍤 鍼



鋒 鍼



鍼灸素難要旨

九鍼式

平半寸。長一寸六分。其頭大末銳。其病熱在頭身宜此。

其身員。鋒如卵形。長一寸六分。肉分氣滿宜此。

鋒如黍粟之銳。長三寸五分。脈氣虛少宜此。

刃三隅。長一寸六分。瀉熱出血。發泄癰病宜此。

鉞 鍼



員利 鍼



毫 鍼



長 鍼



燔 鍼



一名鉞鍼。末如劍鋒。廣二寸半。長四寸。破癰腫。出膿血。尖如毫。且員且利。中身微大。長一寸六分。調陰陽。去暴痺。法象毫尖。如蚊虻喙。長三寸六分。調經絡。去疾病。鋒如利。長七寸。痺深居骨解。腰脊節奏之間者。一名燔鍼。長四寸。風虛合于骨解。皮膚之間者。

鍼灸素難要旨

明 四明 高 武 撰 述

日本 法橋 岡本一抱子重訂

卷一

難經

一 補瀉

七十八難曰。鍼有補瀉。何謂也。然補瀉之法。非必呼吸出內鍼也。

紀氏曰。呼盡而內鍼。吸而引鍼者爲補。吸則內鍼。呼盡出鍼爲瀉。此言補瀉之時。非必呼吸出內而已。

然知爲鍼者信其左。不知爲鍼者信其右。

紀氏曰。然知爲鍼信其左者。以左調右。有餘不足。補瀉於榮俞也。不知爲鍼者信其右。但一心用鍼。不知以左調右也。

當刺之時。先以左手厭按所鍼榮俞之處。彈而努之。爪而下之。其氣之來。如動脈之狀。順鍼而刺之。得氣。因推而內之。是謂補。動而伸之。是謂瀉。不得氣。乃與男外女內。不得氣。是謂十死不治也。

滑氏曰。彈而努之。努讀作怒。爪而下之。搯之稍重。皆欲致其氣之至也。氣至指下。如動脈之狀。乃乘其至而刺之。順。猶循也。乘也。停鍼待氣。氣至鍼動。是得氣也。因推鍼而內之。是謂補。動鍼而伸之。是謂瀉。此越人心法。非呼吸出內也。固然也。若停鍼候氣。久而不至。乃與男子則淺其鍼而候之。衛氣之分。女子則深其鍼而候之。榮氣之分。如此而又不得氣。是謂其病終不可治也。篇中前後

二氣字不同。不可不辨。前言氣之來如動脈之狀。未刺之前。左手所候之氣也。後言得氣不得氣。鍼下所候之氣也。此自兩節。周仲立乃云。凡候氣。左手宜略重。候之不得。乃與男則少輕。其手於衛氣之分以候之。女則重其手於榮氣之分以候之。如此則既無前後之分。又昧停鍼待氣之道。尙何所據爲補瀉耶。六十九難曰。經言虛者補之。實者瀉之。不虛不實。以經取之。何謂也。然虛者補其母。實者瀉其子。當先補之。然後瀉之。不虛不實。以經取之。是正經自病。不中他邪也。當自取其經。故言以經取之。

滑氏曰。靈樞第十篇載。十二經皆有盛則瀉之。虛則補之。不盛不虛。以經取之。虛者補其母。實者瀉其子。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。假令肝病。虛。卽補厥陰之合。曲泉是也。實則瀉厥陰之榮。行間是也。先補後瀉。卽後篇陽氣不足。陰氣有餘。當先補其陽。而後瀉其陰之意。若於此義不屬。非闕誤。則羨文也。不實不虛。

以經取之者。卽四十九難憂愁思慮則傷心。形寒飲冷則傷肺。恚怒氣逆則傷肝。飲食勞倦則傷脾。久坐濕地。強力入水則傷腎。蓋正經之有病者也。楊氏曰。不實不虛。是諸藏不相乘也。故云自取其經。

七十六難曰。何謂補瀉。當補之時。何所取氣。當瀉之時。何所置氣。然當補之時。從衛取氣。當瀉之時。從榮置氣。其陽氣不足。陰氣有餘。當先補其陽。而後瀉其陰。陰氣不足。陽氣有餘。當先補其陰。而後瀉其陽。榮衛通行。此其要也。

滑氏曰。靈樞五十二篇曰。浮氣不循經者爲衛氣。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榮氣。蓋補則取浮氣之不循經者。以補虛處。瀉則從榮置其氣而不用也。置猶棄置之置。然人之病。虛實不一。補瀉之道。亦非一也。是以陽氣不足而陰氣有餘。則先補陽而後瀉陰以和之。陰氣不足而陽氣有餘。則先補陰而後瀉陽以和之。如此則榮衛自然通行矣。

七十五難曰。經言東方實。西方虛。瀉南方。補北方。何謂也。然金木水火土。當更相平。東方木也。西方金也。木欲實。金當平之。火欲實。水當平之。土欲實。木當平之。金欲實。火當平之。水欲實。土當平之。東方肝也。則知肝實。西方肺也。則知肺虛。瀉南方火。補北方水。南方火。火者木之子也。北方水。水者木之母也。水勝火。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。故瀉火補水。欲令金不得平木也。經曰。不能治其虛。何問其餘。此之謂也。

滑氏曰。金不得平木。不字疑衍。○東方實。西方虛。瀉南方。補北方者。木金火水。欲更相平也。木火土金水之欲實。五行之貪勝而務權也。金水木火土之相平。以五行所勝而制其貪也。經曰。一藏不平。所勝平之。東方肝也。西方肺也。東方實。則知西方虛矣。若西方不虛。則東方安得而過於實耶。或瀉或補。要亦抑其甚而濟其不足。損過就中之道也。水能勝火。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。瀉南方

火者。奪子之氣。使食母之有餘。補北方水者。益子之氣。使不食於母也。如此則過者退。抑者進。金得平其木。而東西二方無復偏勝偏虧之患矣。越人之意。大抵謂東方過於實。而西方之氣不足。故瀉火以抑其木。補水以濟其金。是乃使金得與木相停。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。若曰欲令金不得平木。則前後文義窒礙。竟說不通。使肝木不過。肺金不虛。復瀉火補水。不幾於實實虛虛耶。八十一難文義。正與此互相發明。九峯蔡氏謂水火金木土數惟修。取相勝以洩其過。其意亦同。故結句云。不能治其虛。何問其餘。若爲知常而不知變者之戒也。此篇大意。在肝實肺虛。瀉火補水上。○或問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。當瀉火補土爲是。蓋子有餘則不食母之氣。母不足則不能蔭其子。瀉南方火。乃奪子之氣。使食母之有餘。補中央土。則益母之氣。使得以蔭其子也。今乃瀉火補水。何歟。曰。此越人之妙。一舉而兩得之者也。且瀉火一則以奪木之氣。一則以去金

之克。補水一則以益金之氣。一則以制火之光。若補土則一於助金而已。不可施於兩用。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。或又問母能令子實。子能令母虛。五行之道也。今越人乃謂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何哉。曰。是各有其說也。母能令子實。子能令母虛者。五行之生化。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者。鍼家之子奪。固不相侔也。○四明陳氏曰。仲景云。木行乘金名曰橫。內經曰。氣有餘。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。木實金虛。是木橫而凌金。侮所不勝也。木實本以金平之。然以其氣正強而橫。金平之。則兩不相伏而戰。戰則實者亦傷。虛者亦敗。金虛本資氣於土。然其時土亦受制。未足以資之。故取水爲金之子。又爲木之母。於是瀉火補水。使水勝火。則火餒而取氣於木。木乃減而不復實。水爲木母。此母能令子虛也。木既不實。其氣乃平。平則金免木凌。而不復虛。水爲金子。此子能令母實也。所謂金不得平木。不得逕以金平其木。必瀉火補水而旁治之。使木金之氣。

自然兩平耳。今按陳氏此說亦自有理。但爲不之一字所纏。未免牽強費辭。不若直以不字爲衍文爾。觀八十一難中。當知金平木一語可見矣。○王安道曰。余每讀至此。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經旨。而悼夫後世之失經旨也。先哲有言。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。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。得自家有新意。卻以註解參校。庶乎經意昭然。而不爲他說所蔽。若先看註解。則被其說橫吾胸中。自家卻無新意矣。余平生佩服此訓。所益甚多。且如難經此篇。其言周備純正。足爲萬世法。後人紛紛之論。其可憑乎。夫實則瀉之。虛則補之。此常道也。實則瀉其子。虛則補其母。亦常道也。人皆知之。今肝實肺虛。乃不瀉肝而瀉心。此則人亦知之。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。此則人不能知。惟越人知之耳。夫子能令母實。母能令子虛。以常情觀之。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。此子能令母實也。脾土虛致肺金亦虛。此母能令子虛也。心火實固由自主。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。法當瀉

心補脾。則肝肺皆平矣。越人則不然。其子能令母實。子謂火。母謂木。固與常情無異。其母能令子虛。母謂水。子謂木。則與常情不同矣。故曰水者木之母也。子能令母實一句。言病因也。母能令子虛一句。言治法也。其意蓋曰。火爲木之子。子助其母。使之過分而爲病矣。今將何以處之。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。夫補水者何謂也。蓋水爲木之母。若補水之虛。使力可勝火。火勢退而木勢亦退。此則母能虛子之義。所謂不治之治也。（此虛字。與精氣奪則虛之虛字不同。彼虛謂耗其真而致虛。此虛謂抑其過而欲虛之也。）若曰不然。則母能令子虛一句。將歸之脾肺乎。旣歸於脾肺。今何不補脾乎。夫五行之道。其所畏者。畏所尅耳。今火大王。水大虧。火何畏乎。惟其無畏。則愈王而莫能制。苟非滋水以求勝之。孰能勝也。水勝火三字。此越人寓意處。細觀之。勿輕忽也。雖瀉火補水並言。然其要又在補水耳。後人乃言獨瀉火。而不用補水。又曰瀉火卽是補水。得

不大遠越人與經之意乎。若果不用補水。經不必言補北方。越人不必言補水矣。雖水不虛。而火獨暴王者。固不必補水亦可也。若先因水虛而致火王者。不補水可乎。水虛火王而不補水。則藥至而暫息。藥過而復作。將積年累月。無有窮已。安能絕其根哉。雖苦寒之藥。通爲抑陽扶陰。不過瀉火邪而已。終非腎藏本藥。不能滋養北方之真陰也。欲滋真陰。舍地黃、黃蘗之屬不可也。且夫肝之實也。其因有二。心助肝。肝實之一因也。肺不能制肝。肝實之二因也。肺之虛也。其因亦有二。心克肺。肺虛之一因也。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。肺虛之二因也。今補水而瀉火。火退則木氣削。又金不受尅而制木。東方不實矣。金氣得平。又土不受克而生金。西方不虛矣。若以虛則補母言之。肺虛則當補脾。豈知肝氣正盛。尅土之深。雖每日補脾。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。縱使土能生金。金受火克。亦所得不償所失矣。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。或疑木王補水。恐水生木而木愈

王。故聞獨瀉火不補水論。忻然而從之。殊不知木已王矣。何待生乎。況水之虛。雖峻補尙不能復其本氣。安有餘力生木哉。若能生木。則能勝火矣。或又謂補水者。欲其不食於母也。不食於母。則金氣還矣。豈知火克金。土不生金。金之虛已極。尙不能自給。水雖欲食之。何所食乎。若如此。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尅。土之不生。而由於水之食爾。豈理也哉。縱水不食金。金亦未必能復常也。金不得平木一句。多一不字。所以瀉火補水者。正欲使金得平木也。不字當刪去。不能治其虛。何問其餘。虛指肺虛而言也。瀉火補水。使金得平木。正所謂能治其虛。不補土。不補金。乃瀉火補水。使金自平。此法之巧而妙者。苟不能曉此法。而不能治此虛。則不須問其他。必是無能之人矣。故曰不能治其虛。何問其餘。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。不勞解而自明。茲故弗具也。夫越人亞聖也。論至於此。敢不斂衽。但恨說者之數蝕。故辯之。（武按滑氏受針法於東平高

洞陽故以鍼法補瀉註。豈王氏不習鍼故以用藥論而補瀉之理明矣。若經旨則鍼藥皆通。

七十二難曰。經言能知迎隨之氣。可令調之。調氣之方。必在陰陽。何謂也。然所謂迎隨者。知榮衛之流行。經脈之往來也。隨其順逆而取之。故曰迎隨。

滑氏曰。迎隨之法。補瀉之道也。迎者迎而奪之。隨者隨而濟之。然必知榮衛之流行。經脈之往來。榮衛流行。經脈往來。其義一也。知之而後可以視夫病之逆順。隨其所當而爲補瀉也。○四明陳氏曰。迎者。迎其氣之方來而未盛也。以瀉之。隨者。隨其氣之方往而未虛也。以補之。愚按迎隨有二。有虛實迎隨。有子母迎隨。陳氏之說。虛實迎隨也。若七十九難所載。子母迎隨也。

調氣之方。必在陰陽。知其內外表裏。隨其陰陽而調之。故曰調氣之方。必在陰陽。滑氏曰。在。察也。內爲陰。外爲陽。表爲陽。裏爲陰。察其病之在陰在陽而調之也。

楊氏曰。調氣之方。必在陰陽者。陰虛陽實。則補陰瀉陽。陽虛陰實。則補陽瀉陰。或陽并於陰。陰并於陽。或陰陽俱虛俱實。皆隨其所見而調之。謝氏曰。男外女內。表陽裏陰。調陰陽之氣者。如從陽引陰。從陰引陽。陽病治陰。陰病治陽之類也。

七十九難曰。經言迎而奪之。安得無虛。隨而濟之。安得無實。虛之與實。若得若失。實之與虛。若有若無。何謂也。

滑氏曰。出靈樞第一篇。得求而獲也。失縱也。遺也。其第二篇曰。言實與虛。若有若無者。謂實者有氣。虛者無氣也。言虛與實。若得若失者。謂補者必然。若有得也。瀉者恍然。若有失也。卽第一篇之義。

然迎而奪之者。瀉其子也。隨而濟之者。補其母也。假令心病。瀉手心主俞。是謂迎而奪之者也。補手心主井。是謂隨而濟之者也。

滑氏曰。迎而奪之者瀉也。隨而濟之者補也。假令心病。心火也。土爲火之子。手心主之俞大陵也。實則瀉之。是迎而奪之也。木者火之母。手心主之井中衝也。虛則補之。是隨而濟之也。迎者迎於前。隨者隨其後。此假心爲例。而補瀉則云手心主。卽靈樞所謂少陰無俞者也。當與六十六難並觀。○潔古曰。呼吸出納亦名迎隨也。

所謂實之與虛者。牢濡之意也。氣來實牢者爲得。濡虛者爲失。故曰若得若失也。滑氏曰。氣來實牢濡虛。以隨濟迎奪而爲得失也。前云虛之與實。若得若失。實之與虛。若有若無。此言實之與虛。若得若失。蓋得失有無。義實相同。互舉之省文耳。

八十一難曰。經言有見如入。有見如出者。何謂也。然所謂有見如入者。謂左手見氣來至。乃內鍼。鍼入見氣盡。乃出鍼。是謂有見如入。有見如出也。

滑氏曰。所謂有見如入下。當欠有見如出四字。如讀爲而。孟子書。望道而未之見。而讀爲如。蓋通用也。○有見而入出者。謂左手按穴。待氣來至。乃下鍼。鍼入候其氣應盡而出鍼也。○紀氏曰。鍼之出入。皆隨氣往來。素問曰。見其烏爲。見其稷稷。從見其飛。不知其誰。伏如橫弩。起如發機是也。（素問寶命全形論文）

二·補瀉相反

八十一難曰。經言無實實虛虛。損不足而益有餘。是寸口脈耶。將病自有虛實耶。其損益奈何。然是病。非謂寸口脈也。謂病自有虛實也。假令肝實而肺虛。肝者木也。肺者金也。金木當更相平。當知金平木。假令肺實而肝虛。微少氣。用鍼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。故曰實實虛虛。損不足而益有餘。此者中工之所害也。

滑氏曰。是病二字。非誤卽衍。肝實肺虛。金當平木。如七十五難之說。若肺實肝虛。則當抑金而扶木也。用鍼者乃不補其肝。而反重實其肺。此所謂實其實而